

願與妳共度來生

清晨，獨立在陽臺上，看著街道上滿目瘡痍，那是颱風侵襲後的殘局；一地的殘花落葉，頂著滂沱大雨，滿身是傷的滾動哀嚎著，恨不得還有一絲氣力，攀過街角，尋找一個擋風避雨的家，來舔舐傷口。

一陣鈴聲，劃破充滿暇想的思緒，把我拉回現實。我回到沙發旁，接起電話，還未開口，妳可愛嬌嫩的聲音已劈哩叭啦的轟了過來：「颱風夜沒怎麼樣吧！早餐吃了沒？還沒吃的話，我買去給你吃！」窩心的問候，如寒冬中的暖陽，令人溫暖，也讓我有著一股溫馨的感動…；「還沒吃！妳要過來的話，路上要小心哦！」輕快地掛上電話，愉悅地再踱至陽臺。

天空下起濛濛細雨，我凝視著雨絲滴落在地面散開的水花，像譜著愉悅弦律的音符，巧妙地跳動著。心中忽然起了一股騷動，扯著心房，攪動情緒的脈動，翻騰的令我感到不安與煩躁…；用力地甩甩頭，企圖擺脫鬱悶氣氛時，眼裡出現妳嬌媚的身影，在雨霧中撐著雨傘，順沿對街商家的女兒牆而行，懷中還護著要帶給我的早餐，看著妳堅定的神情，感動的激流衝至咽喉，抹拭了剛才的不安；繼而升起濃郁的愛意，

暖暖包圍著我的身心。

在過馬路時，妳突然抬頭朝我笑了，好似早已知道我在看妳。驀然，機機軋軋的煞車聲傳了過來，心緒一陣不祥，我急忙大喊：「快過來！」但一切都來不及了。在我開口的同時，那失控的轎車已衝過街角，朝妳撞過去，「碰」的一聲，被抽空意識的身軀，轉身哀嚎奪門而出。不經思考的衝至路中央，任由驟雨灌頂，緊緊抱起還有知覺的妳，不受控制的眼淚滴在妳的臉頰，妳虛弱地睜開雙眼，拂著我的臉龐說：「別哭了，會沒事的…。」握著已漸失去溫度的手，我慌張地痛哭著…痛哭著…。

緊緊的抱著妳，想用盡所有力量，在妳的生命裡嵌入我的血肉，渴望能喚醒妳的一絲知覺，但是，在雜亂的人群裡，我卻顯得孤獨而無助。在救護車上，望著妳揪結的臉，感覺到妳因痛苦而抽搐著。隨著妳的呻吟，我的心好痛，痛得幾乎不能呼吸，恨不得能交換妳的生命，或許如此，妳就不會那麼疼了…

在急疹室外，異於他人形色於外的焦慮，我像是一座石雕，被棄置在另一個世界空間裡，陪伴在身旁的，只有令我哆嗦的溫度和牆上那哀傷的滴答聲。

失去生命的雙眼，呆滯地望著那道主宰著光與暗，生與死的門，是等待，也是在回想妳的上一個微笑！

「喀」地聲響，我彈身迎向醫生，渴望能有妳的好消息，但醫生卻殘忍地拍拍我的肩，搖搖頭，不發一語地轉身離去。

我承受了一記悶拳，眼前一黑，不支地躲進黑暗的角落，不願相信這難以接受的事實。踉蹌地走在沒有生命與色彩的通道裡，沒有方向，沒有盡頭，有著的，只是寂靜。抬頭凝視前方，看見妳的笑靨，我笑了，狂喜地奔向妳，在伸手可及的距離裡，張開雙臂想擁抱妳，卻撲了空，無法置信地看著雙手，我慌張地找尋忽然煙散的妳；我哭了，因為記起了妳的離去，再也沒有力量來支撐著沉重的身軀，我頹然倒地。雙手揪扣，指甲陷插嫩肉，鮮血掛著雙手滑落，愧疚在心中煎熬著，我痛恨著自己，如果不是我，這一切便不會發生；走在悔恨之中，黑幕機械式地把我吞噬…

不知經過多久，焦距再度凝於雙眼，我心驚起身，拔掉身上的點滴，狀若瘋子猛往外衝，昏沉慌張地跑到走廊，在他人異樣的眼神中，不斷地詢問著妳的下落；終於，我來到妳的身旁，顫抖地掀起那沉重的白

布，輕輕地撫著妳蒼白的臉，執起妳冰冷的手，貼在我的臉，試圖傳達給妳我的溫暖。我沒有哭，但不知為何，淚水已悄悄地沾滿了妳的手我的臉…

妳曾經問我：「你相信來生嗎？」我答道：「相信。」妳繼續問。「那來生你會不會像我認定你一樣認定我？」我沒有回答，只深深擁吻妳在懷中，用行動回答，也許下了承諾……。

坐有妳的身旁，回憶一幕幕飄流著，我輕輕地撫著石雕上妳的名字，喃喃地說出對妳的誓言：「是的，如果有來生，我會認定妳，就像妳認定我一樣。」